

记忆的最后，找寻的那么长时间里
我们要的都只是彼此的一个拥抱
距离孤独，那么远，又那么近

苏夏作品

月亮的孩子II

The children of the moon



不哭

月亮的孩子II

The children of the moon

苏夏作品

不
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亮的孩子. 2, 不哭/苏夏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08. 10

ISBN 978-7-80228-956-7

I. 月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8519 号

月亮的孩子 2: 不哭

作者: 苏 夏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 雷燕青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 印张: 6.25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956-7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你是此生最美丽的风景(代自序)

起点是痛,终点是温暖。

这是写给那些自觉不被拥抱过的人,那些觉得伤感以及忧伤的人。

其实我们都渴望温暖的。在寂寞里的温暖。

早就想要如此的微暖,受不住冰冷的单独。文字是背包,不用猜想,完全跟随,到每个地点。

我时常觉得内心的窘迫。窘迫这个词最近被提及,多是因为贫瘠。我发现了,自己快要被抽干挖空,像要枯竭了。这种感觉无法形容,是一种很可怕的时候。

当回到家,一个人的屋子,不大也不小,没有可口的饭菜,没有味道浓重的家味,没有人的气息,整个房间里都是我自己的气息。这是我从小那么渴望的样子,但是当我真的拥有,才发现,并不是那么想要,想要的东西根本不对。

所以,后来悟出,这么多年,所希冀的只是一个拥抱,关于爱的拥抱,一个温暖的并且实在的双臂。

这么久,很多事情远离,很多人远离。这几年,见到许多人的离世,对于事态

有了新的认识,以往那么逼着自己写出的那些伤感的文字,那么伤,似乎是硬逼着别人挤压伤口,直到挤出血才满意而归。现在,却不一样,终于知道人世短暂,快乐和温暖是多么重要。人并非应该是如此的孤单,没有人应该是孤独的,我知道孤独的滋味。

可是,我又选择了孤独。

看着比我小的孩子,苦无地方出书投稿,四处寻找,而我似乎轻而易举,所以更加坚定要珍惜以及谦虚,或者还应该是宽容。

你或许觉得这些与此书无关。可是错了,正是关联密切。

《月亮的孩子Ⅱ:不哭》是无用功之后的曙光,是全新的小说,单独又独立,倔强得像一枝傲视的向日葵,但是它有时候也是卑微的。

我经常做很多无用功,不够平和,以为努力了就应该得到回报。可是,应该二字的存在就代表着有许多的意外。

这是我虚构的故事,从第一部开始,我学会虚构,这是我以前没有的。我被要求观察,一开始是被强迫,渐渐发现,有些东西不需要刻意,就那么发生了。我开始知道写作不是自己爽的事情,而是说给你们听,因为你们和我一样,都是观察者。

你们也只是借了我的笔,听我说故事,其实故事都是你们自己的,不是吗?那些悲欢离合,总能找到鼻祖和主人。我们的伤,我们的痛,总是残缺却又清晰明了。

所以,请原谅,这次我没有那么想要伤你们。我只是想要很平和地对你们说故事,我其实并不知道,你们能接受吗?一路走来,我知道有人一直在买我的书,我很庆幸,而我也把每次出书,当做是最后一次。

总在想,这若是最后一次,会怎样,但是终究会有最后一次。但是不管这是不是最后一次,我们都擦身而过,在某个书店,我的书就那么被你摸过,被你抽离过,仅仅如此,我们都算是遇见吧!

你们还在吧!或许有新的你们!

这是我的第四本书了,但是请相信我还是纯粹地在写,只为了能遇见你们。忘了说,其实,文字这么多年没有抛弃我,我很感谢。可是,我更加期望的是,遇见此生最美丽的风景——你们。

/Contents

月亮的孩子 II

/001	第一章	飞翔后的回归
/021	第二章	又见樱花香
/044	第三章	裂之痕
/070	第四章	西怀之旅
/090	第五章	年落的初恋
/112	第六章	两难
/126	第七章	你在谁的身边
/138	第八章	解脱
/151	第九章	早已逝去的十九岁
/173	第十章	结局

第一章 飞翔后的回归

01

有点颜色，渗出了夜。仿佛开在夜里的昙花，就是一瞬间。

只是瞬间，哪怕那么短，却也要短得美丽。因为看不到终点，所以变得有期待。

这依然是锦鲤。小而五脏俱全的城市，依然是一辆公交车绕一圈就能浏览全城。当潮湿的气息扑鼻而来的时候，居然有眼泪流了出来。这次苏一没有特意去计算火车的运行时间，火车外面暗色的风景也没让她气馁，她的内心突然暖暖响应，好似早就预备好的。她似乎在几小时前就已经感受到了这里的湿润空气，所以鼻腔一直湿湿的，当自己真的踏回这一片土地，她整个人软了，想要把自己藏好，老老实实在这里……只是，有一种病在无数次地默默提醒，那么小的她就知道自己的怪病——色素性干皮症，一种会死于紫外线的病，那种隔绝于阳光的痛苦，以及对于白天的渴望变成了习惯。仅仅只是习惯。

过往和此刻的重新踏足，似乎一刀两断。

到达锦屋的时候，刚好天还没亮。光秃秃的火车站，只有零星的几人，她很快混在人堆里。此刻的她感觉到了安全。她不用遮掩，不需要解释，拖着行李，身子坚挺地迈开脚步，她想回家，却又停住。她回想起，每次的蜡烛火苗，每次丰盛的生日晚餐，那种祝福都带着痛苦的怜悯。这些让她害怕，似乎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她的病，虽然父母依然是那么爱她，但是她害怕了。她只想回归到自己的城市，待在一个可以观望的地方，安静地等待，或许是等待幸福，也可以说等待生命的最后时光。

可是，说不上为什么，在潮湿熟悉的城市背后，总觉得隐藏着什么，或许是曾经的遗漏？这些或许，可能在自己的心里依然是一场劫难？苏一并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是，现在的自己还是无法顺利地回归，内心还有一小片需要宁静的地方。

她拖着行李箱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在一只旧旧的绿色的邮筒边停下来。她摸索着行李箱里一张卡面。那是在西怀买下的明信片，零零碎碎的阳光占了明信片的一大片面积，没有人像，只有若隐若现的阳光，微弱却很美好，好像她的心情。明信片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，多是“勿念”这样的字眼。

她想起，在年幼的时候，父母为了照顾自己，而黑白颠倒的生活。她记得，母亲为了照顾她，在老楼的楼下摆着摊子卖香烟，甚至有城管对她大打出手，那个温暖孱弱的母亲在那一秒变得异常坚强。而父亲，那个曾经在医院里叱咤的男人，却带着被太阳灼得满身红的自己四处求人。那时候自己多想就那么死去，可是现在，她想要活，好好地活，远远观望这些人。

还有，妹妹。对，那个双胞胎的妹妹，她会延续自己，所以她不会是一个人，永远不是。她那时候，还不知道，这种见不得太阳的绝症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

月亮的孩子。

记忆失去，原本找回的那些，并不足够，她要继续找寻，拼出一个完整。

02

苏一发现身上的钱不够，她摸索着口袋里的钱。大概还有一两个小时天就要全亮了，此刻她站在青年旅馆的门口，坐在里面的男子正对着破旧的电视，电视里刷着雪花点。他歪着头，靠在椅子上。

她走进去，敲了敲吧台上的玻璃。男子醒来，一脸不耐烦地看了看她。他问了基本情况，在得知苏一的钱不够的情况下，不肯通融半分。苏一只能走，只是外面的天快亮了，阳光的紫外线终究是一把匕首。她慢腾腾地移走出门。

那一秒，她会想起妹妹苏艺，依她的脾气，估计会砸了店，会认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但是苏一却是清楚“帮你是人情，不帮你是本分”，也就没有任何怨气，只是微笑点头离开。

锦厘的三月天，虽说是回暖了，可是夜还是冰凉。因为穿得单薄，苏一顿时觉得在天亮前自己会病倒，她又一次打开了箱子，取出一件大衣。还没等自己披上，一阵狗吠声响起来。

狗吠的声音很小，很虚弱，不是那种大狗的闹脾气的声音，而是微弱得令人揪心。她闻声过去，狗吠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咫尺之间，有一条狗躺在一边，四肢颤抖，但是有一只后腿明显不能动。苏一蹲下来把它抱起，它嗷嗷在叫，她想起父亲说过，若是人骨折了，千万不能动。她没有手机，没有办法求助，四处都是安静的民

宅,突然觉得无助。

要是狗不能移除,很可能会再一次被车碾过去,万一白天也没人管,它估计会饿死会晒死在太阳之下,苏一突然觉得自己和它那么像。她决定救它。

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,她想起自己刚才路过一家宠物医院。她把行李丢在一边,特别是把粉红色的行李箱挡在了狗狗的身边,她飞快地转身跑动,身体因为久未激烈运动,突然隐隐泛疼。这种疼并没有让她减缓,而是速度更加快,当她快到宠物医院的时候,双脚已经麻木,直接倒在了门口。她敲打着门,门里面的灯光亮了起来。

年轻的店长站在了门口,他把苏一领了进去,两个人简短的交谈后,店长独自去了苏一所指的地方,她坐在店里,喝着泡好的糖水。在安静地等待的时候,她看见店里有许多的小狗小猫,它们像住在宫殿里一样被安置在大小不一的笼子里。

这些笼子都是新的,店开的时间并不长,前前后后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里几乎被宠物挤满,生意看来并不算糟糕,而且店里没有异样的味道,当靠近那些动物的时候,刺鼻的味道没有涌过来。这样的地方突然让她觉得温暖,那些都躺着没有叫唤的小狗,的确让人会想要怜爱。

渐渐,糖水凉了,房间外面的天亮得微白。过去了一个多小时,刚才十几分钟的奔跑也逐渐被淡忘。苏一开始担心那位年轻的店长,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,只是刚才的碰面有点惊险,他似乎是一把抱起她,领着进屋,给了杯糖水就拿起小担架走了。这样匆忙的碰面,让气氛有点迷离。正当她打算推开门看看外面的时候,店长进来了。

他的样子很狼狈,那副小担架被他一手拿起,另一只手推着粉红色行李箱,看样子等下会酸疼不已。

进门后,苏一让出了一大面空地,她看着小狗被轻轻放下。店长额头的汗水

滴答滴答地掉，她从口袋里拿出纸帮他擦。他猛地被触碰，有点不习惯地躲避了。但是那一秒，苏一看清楚了的脸，这是一张陌生的脸，眉毛很浓厚，单眼皮的眼睛很小，薄薄的唇紧紧地闭着。可是，眼睛虽然小，但是却有一种光，从里面冒出来的时候，分明能感觉到热度，那是刚刚好的温度，透彻心扉。

不出一会儿，小狗被诊断出轻微骨折，并不严重，只是需要休养很长的时间，好在狗还幼小，恢复很快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此刻店长紧簇的眉松成一条线，眼睛也眯成一条线，两个人面对面，笑了。店长温和地说，下次请别这么晚带狗狗出来了。他抬头，询问得关切，这样的问却把苏一说懵了。她解释道，其实她和它无关。两条生命，不同躯体，在这一秒却有一种联系。

她不想说太多，只是外面阳光大，她突然觉得气氛尴尬，离开是最好的化解办法。她想要一把伞，可是环绕四周，都没看见。

店长有点局促，他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突然像一个第一次被罚站的好学生，不知所措地站着。当他看到一旁的行李箱，才反应过来，他笑自己笨，像个傻瓜。

他问她：“你要去什么地方？你在找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苏一回答得很简单，但是也很真实，在这时突然觉得无处可去。

“你可以留下来，我们这里刚好招人，需要一个护理。我觉得你对动物很有爱心。你还可以住在这里，里面有一个休息室。我叫年落。”

“真的？”听起来，的确是诱人，这个意外变成一次转机，无法拒绝。

只是，苏一并没有注意，店长看她的眼神怪怪的，似乎是早就熟悉的感觉，可

是这样的感觉又说不上来。这种感觉只是一闪而过，立马消失。

03

温热的水从皮肤上滑过，头发、肩膀、手臂全部都被这一股温热浇灌。苏一舒了一口气，蒸汽混在鼻息里，好似在头顶，渐渐看不清楚，面具没了，身体最直接的感觉，让自己放松。

这是回锦屋后的第一个热水澡，洗澡的地方就在宠物医院里，很狭小的一个空间，空气很冷，光线很暗。可是，突然觉得很热，很有家的感觉。她想好好睡一觉。

只是外面光线太足，她憋在休息室里闭目养神。可是，那些疲惫并没有让她好好睡觉。面前的一大张镜子里面，有自己，还有另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蛮横，那个女生的嘴脸其实让人心疼，特别是那次她的母亲被打了一巴掌。

那一巴掌来自于妈妈，那个温柔的妈妈为了保护自己而变得那样坚强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挥舞出去的那一巴掌，打在了那个嘲笑自己女儿的女人身上，那个女人也是一个母亲，也有自己的孩子。似乎当时把所有的人都震惊了。而那个蛮横的女生，也含着泪水看着她的妈妈被打。只是苏一无力，她只能看着这一切，她知道痛，可是她当时没有一点站起来的力气。

这是回到锦屋之后，苏一经常脑子里会出现的幻象，总是有一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像一个影子，挥之不去，那是心中的阴影，是人在某个时段对于过往的悔恨，而那些拼凑的记忆，越来越浓厚，压在心上，无形成为一张盾，敲不开走不进。

很多的不安开始,原本以为锦厘会给自己安定。

但是,又不愿意离开,好吧,面对。出走的时间里,她早已经学会了面对,那些零碎的记忆,就一点一点散开聚集散开再聚集。

在宠物医院的工作并不辛苦,也不困难,虽然薪水很少,但是对于苏一来说却足够了。一般年落出外诊的时候,苏一就待在店里守着。她告诉年落,她害怕太阳,她申请晚上留守,所以两个人的时间错开,一个在白天,一个在晚上,各自除却交班,其他的时候,几乎都见不着面。年落开始渐渐冷漠,像一枝即将枯萎的天堂鸟,头依然昂着,底下的花瓣却开始腐烂。

年落的冷漠来自于一种恨。他面对着苏一,也没有说出什么,虽然他有无比的熟悉感觉,或者说,他不让自己去想起什么。

半夜,夜浓了很多。苏一回锦厘已经一个月了,除了每晚上做梦,年落的冷漠以外,其他一切如往常。半夜,她被梦吓醒,梦里的女子拿着匕首,有恨。她起来,大口大口地喝凉水,四月的天,夜里都有点冷,她披了衣裳,继续守在宠物医院里。

门被敲,声音很嘈杂,听起来很慌忙。苏一走过去开门,两个人面对了面,彼此都不认识,那个女人,似乎是诧异,她开口的第一句话,居然不是关于宠物,她问,年落呢?苏一回答道,不知道。她瞪大了眼睛,说,那他在哪?苏一指了指某个方向。那个女人突然悲切地倒在了地上,她说,请你带我去好吗?我是他的妈妈,拜托你了。

这个场面,并没有吓坏苏一。苏一很冷静地扶起了年落的妈妈,她说,阿姨,别着急,我带你去。一路上,阿姨没有说任何的话,只是默默地跟着苏一,越过一个又一个转弯口,两个人站在楼下。苏一指了指还亮着灯的房间,那是年落自己

租的房子。

年落的妈妈阻止了苏一的带路，她说自己上去就可以了。她给了苏一一个微笑，这个微笑很牵强，只是几块关联的肌肉动了一下。苏一就站在楼下等着，那个小房间在十几分钟之后，人影摇晃，台灯都被举起来了。她赶了上去，看见门开着。举着台灯的是年落的妈妈，她一个人，身材矮小却看起来异常高大，那台灯被她砸向了自己。苏一过去夺，无动于衷的年落冲过去，挡住了落下来的台灯，没有声音，只有破碎。

整个房间都暗了。

苏一大喊，年落，年落。这一喊，顿时觉得名字是那么顺口，好像曾经听过好多次。

04

年落的伤并不重，只是擦破了皮。房间又亮了，困乏的黑眼圈跑了上来，却没有谁能睡得了。彼此都在拉锯战，谁都不肯让步，苏一更是不知道该如何。

年落的妈妈的啜泣声音忽大忽小，她什么都不说，气氛安静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年落说，你们都走吧，我要准备上班了。年落的妈妈却不肯，她说，你真的不去见他？年落很肯定地说，不去。“不去”两个字没有任何的思考，他背过身子，回到房间。苏一不知道那个要去见的“他”是谁，但是她分明能感觉到年落内心涌动的悲伤，可是她不知道哪来的气愤，转而跑进房间，揪着年落，那是她第一次这么靠近他。

她比年落更愤怒，她忍了一个晚上，她不能接受年落如此对待自己的妈妈，纵

使他的妈妈犯了天大的错。她眼睛红了，是怒火的颜色。她说，不管你是为什么，你去跟你妈妈道歉，跟你妈妈去见那个人。

年落或许是找到了一个发泄口，他一把抓过揪住他的那只手，直接一弯一丢，苏一就滚到了床上，手臂像脱臼一样地疼，年落故意声音很大地说，我的事情，你能不能不要管，你是我的谁？你是我的谁？他愤怒得如同一只狮子，但是苏一能看到里面有一点乞求。

外面的门关了，声音很大的关门声，有一种剧烈心疼的触觉。在房间里的年落和苏一僵了，苏一也默然地离开，去追赶跑出去的阿姨。其实阿姨没有跑很远，就一个人站在楼梯口哭泣，哭泣声很小，依然是很委屈的样子，只是这样的场景，让苏一想起自己的妈妈偷偷地哭泣。因为自己的病，妈妈哭了那么多次，好几次都躲避在暗的小角落里，所以从小别人说角落里很脏，可是苏一都不认为，她不怕角落，因为那里有妈妈的泪水，很咸很咸。

苏一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她站在一边，双手无措。大概过了很久，阿姨站了起来，原本佝偻的身体直了起来。她又是微笑，好像刚才的事情都不曾发生过，她面对着苏一的微笑却让让人心碎。她说，姑娘，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

苏一不知道说什么，外面的天没完全亮，只能看清楚脸庞的轮廓，但是她分明感觉到阿姨的微笑。她冲向她，用怀抱包裹阿姨瘦削的身子。苏一感觉到阿姨嶙峋的后背勒疼了她抱着的手臂。但是苏一却抱得更紧，紧到两个人要窒息的感觉。

这样的窒息感觉让人感觉温暖，苏一腾出一只手抚摸着阿姨的头发，头发上有劣质洗发水的味道，像极了自己妈妈的头发的味道。

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，苏一告诉她，甚至是用很肯定坚信的语气说，会好起来的。一切都会。

时间一点一点像是淡淡的歌，一点一点到心里面。阳光也慢慢刺眼，苏一送别阿姨，站在楼道里摇手，看她的背影，那样的背影令人心痛。

她转身上楼，突然很困。可是依然支撑着身体，站在了门口，敲门、开门的一瞬间。两个人四目对着，什么也没说，却很有默契地点了点头。苏一进了门，拿了扫帚把破碎的玻璃片扫起来，把房间简单地整理了一遍，整个过程，年落都站在一边，一言不发，双手抱胸。气氛能闻得出压抑，却游走在整个空间。

苏一，或许是有些累了，在年落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她突然先开口，说，你不想听我的故事。她边说，边坐下来，靠在沙发上，两个人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姿态，靠在廉价的沙发上，很舒服地开始说话。

05

展开的，是一场新的火焰。火焰会不会烧了自己，变成一次火灾；还是变成火把，取暖温足，让人依赖。

苏一说了自己的故事。那是从记事以来就不曾断裂的故事。苏一是第一次吐露得如此深刻。

十几年前，自己在一次玩耍中突然有窒息的感觉，那时候阳光很大，刺眼并且炽热，让人喘不了气，身旁的小朋友全部都哭泣，他们没见过全身发红的小朋友，那时候的苏一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。就是那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病症。那一次，父亲开始变了样，那个倔强有骨气的父亲带着她四处求医，受尽苦难。从不求人的父亲为了苏一到处求人托人。而后，怪病一直跟着她，在学校里